

太行悲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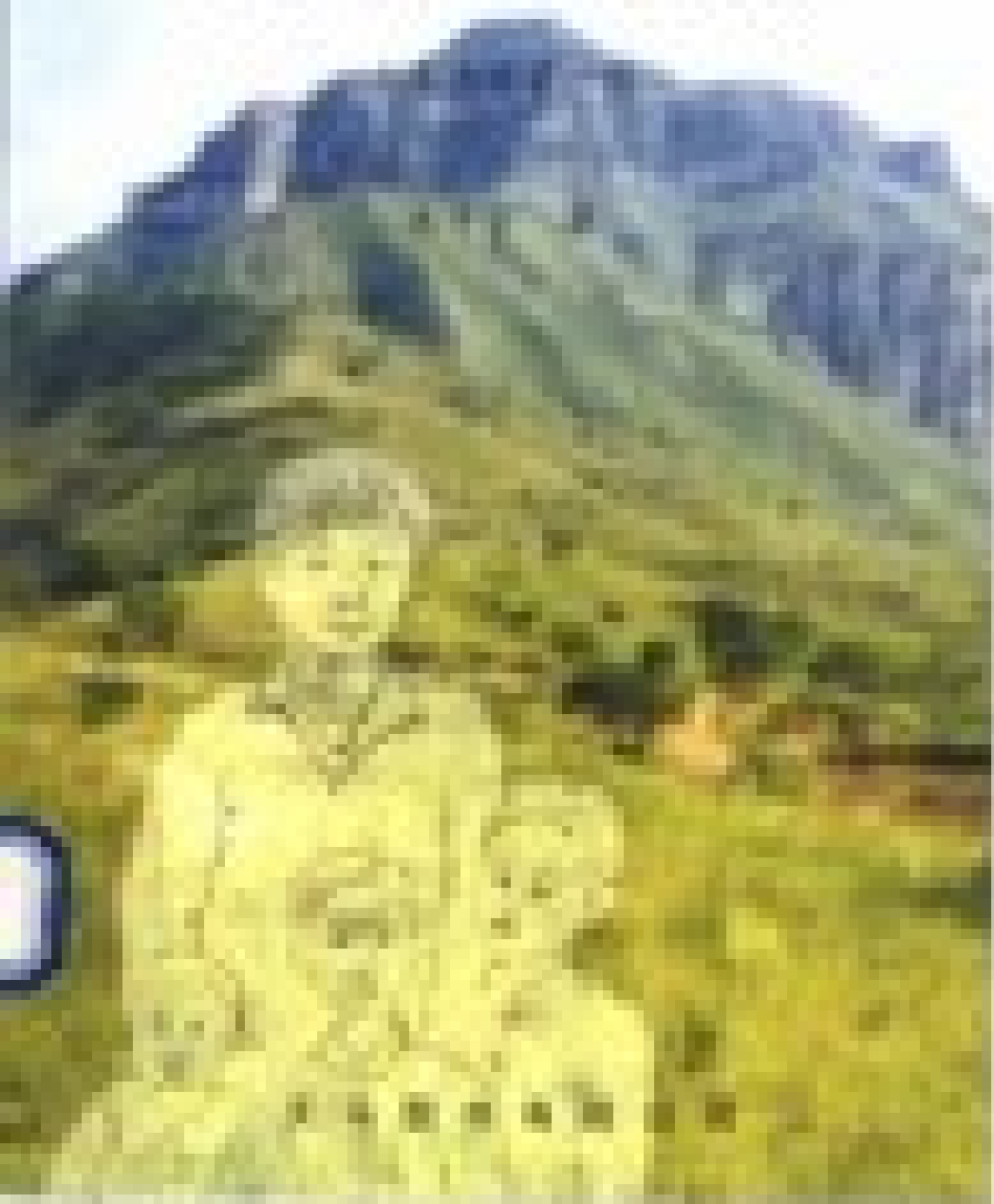
—人生悲欢第一部—

岳冲霄 著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太行悲歌



责任编辑 张松斌
封面设计

太行悲歌

岳冲霄 著

*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香港上水新成路 123 号三楼)

山西省平顺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1

字数:353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3 500 册

书号:ISBN 962—450—090—8/D.42121

定价:30.00 元

一次次磨难，一次次打击，艰难和困苦，并没有把我们吓倒，并没能使我们向命运低头，而是把我们磨炼的更加坚毅，更加顽强不屈。

是的，即使是在宿命力量的重压之下，在最险恶，在最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我们的心也没有绝望，我们依然寄希望于未来。

这种种苦难，虽然是人生的极大不幸，却也是社会赐给我们的一笔最宝贵的财富。

目 录

爸爸去了

爸爸去了	1
创办学校	3
撵出家门	4
全知道, 老大嫂	14
坐月子先生	17
苦苦菜, 苦杏仁	23
分 家	31
出 走	37
在干部学校	43

母亲当村长的岁月

老申峪村名之来历	53
傻子家庭的故事	54
辣椒家族	63
上学的故事	73
营 长	80
“捍卫祖国”大金匾	93

反“扫荡”的日子

鬼子来了	103
殊死搏斗	109
焚掠一空	116
血海深仇	120
敲山震虎	124

神兵天降.....	128
灾荒年景	
大旱之年.....	134
萝卜救命.....	137
牛头的故事.....	140
铁匠的故事.....	145
可怕的蝗虫	
蝗虫.....	149
蝗口夺粮.....	154
祸从天降.....	161
打蝗虫.....	164
蝗虫充饥.....	166
美英飞行员	
冒烟的飞机.....	169
外国飞行员.....	171
八路真好.....	176
在祖父家读书	
背药性赋.....	178
母亲伤心亮家底.....	182
不欢而散.....	187
度 荒	
麻籽饼中毒.....	190
爷爷家买地,我们家卖地.....	192
母亲送脚.....	195
老三讨饭.....	198
割柴的故事	
与喜顺哥结交.....	200
跌垂悬崖,九死一生.....	202

扫地出门

无名烈士·····	207
母亲解职·····	208
扫地出门·····	215
日本投降了·····	217
母亲病了·····	218
危难见真情·····	219
神佑鬼助·····	222

长治岁月

长治解放了·····	224
法良一家·····	227
重整院庭·····	229
糖坊·····	231
闯祸·····	234
学当小贩·····	236
卖鸡蛋的学问·····	241
“七色宝”的故事·····	243
魔从天降·····	251
再次遭劫·····	254
巢覆稚垂·····	259
全家星散·····	262
心爱的黑鸽·····	264

二高上学

马则老爷·····	268
长根哥·····	271
病中经历·····	274
老师呵老师·····	280
大小姑来了·····	282

大小姑·····	285
在姑姑家·····	287
走向混沌·····	291

还血债岁月

母亲回来了·····	294
寒 夜·····	296
祖父母之死·····	297
还血债放牲口·····	304
火 劫·····	310
斩草除根·····	315
又遭火烧·····	327
云枝姐招亲·····	329
板脑哥成亲·····	332
半夜送信·····	335
品尝狼肉·····	341
冬天的故事·····	344
猫和老鼠的故事·····	349
卖柴度日·····	351
游辛服毒·····	356
小满哥·····	358
沉痛的反思·····	363
柿叶红了·····	366
老奶奶·····	370
来了转机·····	373

三高小上学

“我要上五年级”·····	383
孤宿大庙·····	386
“我也要升级”·····	391

恶作剧·····	395
“看你写得什么字,屎壳郎爬的”·····	399
作文贴堂·····	403
费的奇离·····	409
在干娘家·····	415
申宗义迫粮·····	420
解囊相济·····	426
割柴还债·····	430
赶考路上·····	432
捷登之波·····	436
一路凯歌·····	440

父 亲

苦难的童年·····	445
为民请命·····	447
率师南下示威·····	449
奔赴国难·····	451
千古奇冤·····	455

爸爸去了

星坠父死母子伤，从此炼狱战阎王。

爸爸去了

爸爸静静地躺在棺材里，仿佛睡熟了。

然而，他和往常熟睡不一样，往常他睡一会就会起来，这次却睡得这么久这么长，他的右前额上贴着皮钱大的一块纱布，我想大概那儿生了一个疔子吧，他的眼紧闭着，又仿佛微微睁着，他在看什么呢？他在想什么呢？他苍白的嘴唇微微张着，仿佛要讲什么，仿佛要向我们兄妹讲什么，但是他静静地躺着什么也没有讲。

哥哥是个六岁的孩子，比我大一岁多，他挣扎着爬上棺材旁的长凳上，手扶棺材帮，看着里边熟睡的爸爸，我也被人们架上去站在长凳上，看着熟睡的爸爸，妹妹比我小三岁，也被人抱着看着爸爸，我觉得爸爸睡得太久了，应该起来了。爸爸是很爱我们的，平时睡觉我们一叫他就起来，他若不起来，我和哥哥会把他拉起来的，可是今天我们怎么叫他、喊他，他也不应，他也不理，他也不起来，我真想伸手去拉爸爸，把爸爸拉起来呵。

“爸爸、爸爸……”我和哥哥拼命地喊叫，大人们却把我们抱了下来，我们伤心地哭泣，哭得好伤心。

记得一年以前，爸爸把妈妈和我们兄妹送出北平城，我们就到了长治姥姥家，后来爸爸回来了，又把我们送回这座大山沟里，人们说这就是爸爸的老家，我们的老家，老家就老家吧，爸爸整天忙着什么抗日救国的，可是不知怎么好生生的出去，却躺着被人抬回

来了，从此他就睡在棺材里了。

我们那时候还小，什么事也不懂，只见妈妈两眼肿的像红桃，眼泪像小河一样从脸上往下流，声嘶力竭地恸哭，我们也跟着妈妈一起哭，我那时想，也许我们拼命哭，一哭会把爸爸惊醒，爸爸会重新坐起来，站起来的，就像平时睡觉那样，我们一大喊大叫就会把爸爸吵醒，可是棺材终于盖上了。从此，我们再也看不到我们亲爱的爸爸了。

安葬了爸爸，母亲领着我们兄妹三人从坟地走回来，沿着崎岖的山路，母亲的眼哭得红肿红肿的，她失神地走着，一会喃喃自语，一会又情不自禁地流泪，仿佛两只眼睛是两道小河，她那黑油油的短发，散乱地披在脸上，她也懒得伸手理一下。好容易才走回家，妈妈一看见墙上爸爸的像片，还有爸爸拉着哥哥、妈妈抱着我的像片，又呜呜哭了，久久地伏在那里哭。爸爸慈爱地看着我们，无论我们走到那个方向，他都一样慈爱地看着我们，爸爸没有死，他还活着，他活在我们的心灵中。

从此，我们失去了爸爸，失去了父亲的爱，随着时代的变动，连爸爸的照片也失落了，爸爸的形象也渐渐地模糊了、淡忘了，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就留下父亲这点淡淡的印象，直到三四十年后，有几张父亲的珍贵照片失而复得，父亲的形象才在我们心中重放光彩。

从此，我们就成了孤儿寡母，孤儿寡母的日子是不好过的，是苦难的悲惨的哪。

从此，我们在家中的地位从主人一下变成了奴隶，在社会上，从受人尊重转而变成了受人欺侮、压迫。

从此，我们一下从天堂跌入了永劫的地狱——开始了我们炼狱的一生。

创办学校

为了生活有所寄托，为了生活有个出路，为了少看公公婆婆不快的脸色，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及时受到教育，同时，也为了生活有所改变，母亲决定在这穷困的山村，为乡亲父老做点有益的事情。于是，母亲在安葬了父亲之后不久，便含悲忍痛在村东边的庙堂里办起本村开天劈地以来第一所小学校，以便使那些常年累月放牛拾柴拾粪、受苦受累目不识丁的穷苦孩子们能够得到最低的起码应有的教育，能够增长一些有用的知识。可是在这封建、愚昧、迷信、落后，甚至野蛮的地界，从来没有见过女人上学识字的山庄，忽然一个年轻的女人、一个留着解放式的短发而不是梳着传统媳妇头的二十六七岁的年轻女人，办起一所学校，并且手里拿着教鞭——一根细细的长棍站在课堂上，一遍又一遍向着那些流着鼻涕、露着屁股、吵吵闹闹、顽皮捣蛋、不懂规矩甚至还抱着背着弟弟妹妹的孩子们教授一二三四、人手口刀简单的单字，向年龄较大的孩子讲授一些显而易懂的道理和生活实用知识，这真是一件稀奇的事，了不起的事，那些顽固的老头、老婆们看不惯，背后说三道四，就连到过北平见过世面的祖父祖母也不支持、也不赞成。

“像什么样，一个年轻媳妇抛头露面的去教书，丢人显眼。”

母亲自有主张，全然不理这些闲言碎语，只管走自己的路。

这是本村第一所小学校，学校开学了，那些没见过学校，没有听过教师如何给学生讲课的老汉们老婆们，便悄悄的来到学校，站在课堂的窗户外，偷偷看，仔细听，真是大开眼界，原来这学校的老师是个娃娃王啊。

从此，母亲开始了她的教育生涯，当教师当娃娃王的生涯。从此，母亲便和孩子们和千千万万的孩子们结下了不解之缘，为精心培育这些人类未来的花朵，母亲呕心沥血在这风雨飘摇，崎岖坎坷的道路上艰辛地一走便是几十年，以至奉献出她的终生。

我和哥哥也跟小朋友们一起念书上学，虽然我们的年纪还小，在北平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上学，日本鬼子便来了，后来回来老家便没了上学机会，但是由于父亲和母亲都是有文化的人，平时耳濡目染也识得一些字，尤其哥哥还能疙瘩板舌念不少书哩。因此，母亲是课堂上名正言顺堂堂正正的大老师，哥哥便成了课堂下的小小先生，教小同伴们识字、写字。

母亲办学的义举、孜孜不倦、热心教育孩子的精神，很快博得家长和乡亲们的好评和称赞一些老婆们坐在一起就称道：

“吆，你说怪不怪，咱那野孩子费塌天，一天不打上房揭瓦，没个安生的时候，说也说不听，打也打不怕，他爹气恨死啦，有啥法哩，吆，可不知怎的，这孩子倒怪听他婶婶哩，我去学堂偷偷瞧过，他婶婶在上边一字一句教，孩子安安生生坐在下边学，还蛮专心哩，孩子真变啦，吆，他婶婶真是有个本事有能耐的人，咱算服啦。”

另一个婆娘骄傲地道：“谁说不是哩，我那孩子上学上了没几天，就学会写自己的名字了，他爹、他爷爷一辈子也是个睁眼睛子，不会识也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咱就盼家里出个识字的人呀。”

母亲倾心于教学，致力于教学，把整个心都操在这伙天真烂漫少调失教，面带饥色，未脱野性的孩子们身上，她从这些孩子们那里看到了希望，也得到了安慰。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这暂时平静的生活背后，一个潜伏着的风暴正在形成，当那风暴突然袭来时，这个梦也随即被撕得粉碎。

撵出家门

祖父穿着一身家织布衣服，兰袄兰裤，标准的太行山区的农民装束，高大的身材，背微微有点驼，六十多岁的人了，身体虽然清瘦，倒还结实，高高的眉棱骨淡淡的眉，眼睛明亮又有神，耳不聋眼不花，头发里依稀有几根白发，留着山羊胡的长方大脸，对我们总是黑封着，好像冤家似的很少给我们一个笑脸。父亲去世之后，他

的脸色更重了，尤其祖母在他耳边叽咕之后，脸就拉的更长，封的更紧，看见我们兄妹，总是背着手，不顺眼。

祖父是当地远近有名的医生，堂屋的门脑上悬挂着一块上写“妙手回春”四个大字的墨底金字匾，在这块匾的正上方，厦楼出檐的正中上方也悬挂着一块上写“力挽狂澜”的金字匾。在屋里靠北墙根，立着两个一人高的大柜，那大柜顶上还挨墙立着额幅较小的上写“神医”、“华陀再世”之类的匾，据说这些匾都是人家为感激祖父为他们治好危急之症而赠送的，我们那时还小，不懂这些匾的函意，仿佛觉得这里好像是个卖匾额的铺子。在北平的时候，我见过这种铺子。可是那匾额下面的大柜上，尽开些一行行的小抽屉，每个抽屉面上都写着些甘草、大黄、生地、熟地之类的药名。我常常站在屋里，眼睛盯着祖父，手里拿着一杆小秤子，从这个抽屉里抓一把药称称，多了拿出些，少了再补抓些，那么一丝不苟的称，觉得奇怪，称好再分放在桌上铺开的草纸里，然后再打开一个抽屉抓药称。

祖父整天就是给前来看病的人忙，也不管他是老头老婆，还是年轻后生媳妇、闺女或者婴儿，他总是看看舌头、把把脉，像相面先生一样聚精会神地对人家看了又看，问了又问，然后开方抓药包药。再不就是看他那些古董的医书，或者扛上锄头下地，种地或者采药，很少搭理我们。偶而高兴的时候，也会指着柜小抽屉上贴的药名，教我们几个字。但遇到这种时候，我总是心里怯怯而又怵惕，敬而远之，一有机会便马上溜走，因为祖父要么不教你，要教的话，你就必须在他教你三四遍之后记住，如果你还没学会，还没记住就会拿小棍敲你，我害怕，所以一有机会便赶紧溜走，在这种时候常常听到祖父在背后骂一句“不成器”。

祖母也是个身材高大的人，同样也穿着一身家织布兰袄、兰裤，袄又长又大，配上那双小脚，走起路来踩高跷似的，真是有点头重脚轻。最使我觉得有趣的是，她和本地区的媳妇、老太婆一样，

脑后都背垂着一个头发梳成的条帚骨朵似的东西，这是浊漳河两岸河峪沟地区的特色之一，也说不清是那个朝代的传统，兴下这个规矩，反正闺女结婚上头不像河南人梳圆头，而是把头发束成个长的条帚骨朵样的东西，背在脑后。而且头上总是好蒙上块方头巾，除了小媳妇蒙花的红的头巾之外，一般都好蒙块兰的或白的方头巾，把头发罩住，只露个脸。不过，头巾饰法既和苏联妇子包头不同，也和福建惠安女把头巾对角系在下颌子下露出个脸儿不同。这里的老婆们是把头巾的两个角垂在脸的左右两边，另两个角掖在脑后的头发骨朵下，正面看去好像一个弯弯的簸箕扣在头上似的。我们跟随母亲从北平初次来到这地方的时候，觉得这些装束很别致，奇特，后来看惯了也不觉得新奇了。祖母也是个六十多岁的人，六十年的风霜岁月，农妇的贫苦生活，早把她的大长脸吹的又黑又皱，可是那一头黑发却依然乌黑，没有一根白的，黑眼珠、淡眉、大鼻，由于脸瘦，下颌显得略有点长。她是个闲不住的人，非常勤快，可以说一天到晚手脚不停，干这干那，没完没了。当她高兴的时候，她的话语很少，在她不高兴时，那张大话的嘴，也就会配合着她的手脚唠唠叨叨，数落这、数落那，似乎什么也不合她的心不顺她的意，也不知道嘟囔些啥，俊娥大小姑说她“人老了，变得越来越罗嗦”。

名义上这个家，祖父是一家之主，但实际很大程度上受祖母支配，祖母才是这个家的真正主宰者。祖父耳朵很软，人家都说他是个没主心骨的人，很听祖母的话，对祖母的话几乎言听计从，虽然他听上祖母的话做了不少蠢事，给他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可是到头来毕竟是一辈子共患难的老夫老妻，最终还是听信她的。

祖父母膝下只有我父亲一个儿子，和我俊娥大小姑和桂娥二姑姑俩个女儿，俩个姑姑都已出嫁了，大小姑的婆家是户佃农，十分贫穷，再加上她又生养了五个儿女，人口众，日子就难过了。二姑的婆家要好一些，家虽不裕但可温饱，何况二姑姑只生养了一个

儿子阿民呢。

祖母十分偏爱我二姑姑，从小宠爱惯了，出嫁之后也依然备受祖父母宠爱。我二姑姑说得话，他们没有不依从的。而那外孙阿民，自幼就生长在姥姥家，更受祖父母宠爱，他虽然是四岁的孩子，可是说一不二，是我们家的小皇帝。

我父亲长期在外，家里的事，自然管不着，也管不了，很少过问，何况从北平回来才一年便去世了。母亲带着哥哥、我和妹妹，也是在“七·七”芦沟事变前才离开北平，在“七·七”芦沟桥事变后，父亲从鬼子的刺刀下逃出来，回到长治姥姥家，才一同回到老家来的。从北平大城市来到平顺县浊漳河岸边的大山区，一切都是陌生的，人生地生环境生，满脑子封建思想农民意识的祖父祖母，总是像对待陌生人那样看待我们。对我们的一切都看不惯，父亲在的时候还算好，有父亲压阵，谁也不敢欺侮我们，祖父母对我们虽然不亲热，也还算过得去。可是后来，父亲忽然去世了，母亲和我们兄妹，一下子变成了孤儿寡母，我们一家四口人，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大山区，失去了靠山、失去了依托，好像断线的风筝，不知会栽到哪里。祖父母的怨言就多了，左看不顺眼，右看不顺眼，嫌我们这、嫌我们那，嫌我们吃了他的喝了他的，越来越觉得我们母子是家里的大负担。连母亲在本村开办学校，在学校教孩子们读书识字，他们也看不惯，也数落不休：“一个年轻女人，抛头露面丢人显眼的，教什么书。”

“还不走，还不带上孩子走。”我们经常听见祖母在背后抱怨、唠叨。

在这个家，在这里，我们是不受欢迎的人，多余的人，祖父祖母一心想撵我们走，这个意思十分清楚，在他们的言语中时常直言不讳地表露出来，母亲心里很明白。可是往哪儿走啊，回长治姥姥家吗？母亲是外爷外婆的独生女儿，他们是非常喜欢我们的，可是长治被鬼子占领过了，撤走也不久，敢定鬼子不会再来吗？战争，这

兵慌马乱的岁月，决不能往鬼子的嘴里走，母亲左右为难，进退两难，一切苦都装在心里。我们虽然也懵懵懂懂知道一点意思，可是我们毕竟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呀，无法为母亲分忧，无法替母亲分忧倒也罢了，有时候还会替母亲闯祸，终于使矛盾激化。

这天中午，哥哥拿着一块糠窝窝在啃，母亲也掰给我一块糠窝窝，我嘴噙的老高，能拴下一头驴，摇幌着葫芦似的瘦脑袋，把糠窝窝推给母亲，十分固执地朝母亲喊：“我不要糠窝窝，我不要糠窝窝，妈妈，我要吃油饼，阿民吃油饼。”

因为二姑姑家的孩子阿民在吃油饼，而且他拿着油饼故意在我嘴边幌了好几圈，故意馋我。

上午有三个老乡来找祖父看病，祖父是当地有名的医生，经常有人来请他看病，外村外乡的人来请医生，有的人家不好空着手来，就带一点什么东西，但这山乡山穷人穷没啥好带的，一般就带两个馍馍或油饼，多少没定规，只是表示一点心意，其实不带也没啥。今年上午来请祖父看病的，头一个没带东西，另一个送了两只油饼。

山乡，地瘠民穷，老百姓的生活极端困苦，糠菜半年粮，吃糠咽菜家家如此，我们家也不例外，所以，有人来请祖父看病，偶尔送个馍啦油饼啦，我们小孩子们见了也是十分眼馋的，眼巴巴的盼望能吃到一点。在父亲在的时候，这些都是先让老人吃，老人也往往舍不得自己吃，经常是分一半给我们小孩子解馋，不管大姑家的孩子、二姑家的孩子，还是我们兄妹，一共几个孩子分成几份，一律平等，这是个没有规定的规矩，习以为常。可是，自从父亲去世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兄妹再享不到那份权利了，偶尔有一点好吃的，也轮不到我们了。祖母偏爱外孙，偏爱二姑姑的孩子阿民，阿民长得肥头大脸，体格粗壮，虽然，他比我年龄小，可个头比我粗大，他现在又成了我们家的小皇帝，他说啥是啥，要啥给啥，惯的不得了，我们每天吃糠咽菜，而奶奶顿顿给他开小灶，吃好的，你吃好